

香豔叢書



第十册

第十九集一至四卷·第二十集一至四卷

否
讐
義
書

上
海
書
店

第十九集全第二十集

香鑑叢書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和印行

香齋叢書十九集目錄

卷一

花國劇談 7

卷二

雪鴻小記 79

珠江梅柳記

泛湖偶記 101

珠江奇遇記

沈秀英傳 109

南宋宮闈雜錄

卷三

石頭記評贊

141

卷四

石頭記評賀

229

香豔叢書二十集目錄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313

寄園寄所寄摘錄

371

卷二

海陬治遊錄

海陬治遊附錄

卷三

海陬治遊附錄

卷四

海陬治遊餘錄

紀唐六如軼事

569 545

467

443 391

西冷園詠後序

六憶詞

587

春閨雜詠

秀華續詠

603 595

573

香齋叢書

十九集卷一

花國劇談自序

予輯藝史叢鈔。凡得十種。皆著自名流。而聲騰藝苑者。不足。因以舊所作海陬
治遊錄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餘年來。所傳聞之繪情候事。網羅荟萃。撰爲
附錄三卷。餘錄一卷。而後備徵海曲之烟花。足話滬濱之風月。顧有地非一處。
人非一時。芳踪勝概。足以佐談屑述。遺聞爲南部侈繁華。爲北里表俠烈。其事
則可驚可愕。其遇則可泣可歌。宜彙一編。以傳於世。花國劇談。即以此作大抵
采輯所及。勦撮居多。孟堅紀史。半襲子長。揚雲作文。多同司馬。斯固不足爲病
也。蓋此不過爲文章之外篇。游戲之極作。無關著述。何害鈔胥以渠筆底之波
瀾。供我行間之點綴。不亦快歟。况乎刪其繁蕪。乃能入穀潤以藻采。始可稱工。
本異巧偷。非同攘美。而是編命意所在。別有振觸。隱寓勸懲。慨自才媛漣福。易
致飄零。名妓下捐多嗟淪落。瓊瑤蘭苔徒豔同心之影。殊臺桃李。無非短命之

花或亦有將嫁而渝盟已成而絕好者。妾徒有意郎本無情。埋愁黃土孤生前蝴蝶之魂。寄恨青燐。築死後鴦鷺之塚。其可悲者一也。其有綠珠風貌碧玉華年。彰花月之新聞。占湖山之勝地。彈徵鼙。婆暗傳心事。照來鏡子。自惜容顏。方期訂三生附葛之緣。謝十載飄蓬之苦。乃情緣易盡。好事多磨。嗔鶯叱燕。忽乖杜父之慈雲。打鳴驚鶩。尤愧召公之陰雨。娟娟此豸。渺渺余懷。誰以十萬之金鈴護百千之紅紫。其可悲者二也。又有鸞棲枳棘。鳳鎖葳蕤。藏嬌無地。宿非璫珮梁間。覓夢誰家。踏遍茱萸灣口。獄稱香粉。迹溷風塵。已柳怨以桃愁。復蜂狂而蝶浪。或至流離自悼。老大徒傷。雖洞可迷香。而臺難避貨。楊柳樓邊問名日少。枇杷巷裏買笑誰來。因是忍參紅葉以逃禪。願著黃綰而入道。其可悲者三也。別有柳枝已嫁爲大婦所不容。桃葉空迎恨良人之見棄。貧戶名姝。遽降青衣之列。豪家侍史。誤爲紅拂之投。文君新寡。別抱琵琶。小玉多愁。難諧琴瑟。因辭金屋。遂下瑤臺。其或長自候門。生來麗質。爰求鴛偶。致誤鳩媒。嘆獨處之無郎。令借端之有自奸謀。旣售末路。誰依。因之逐水隨波。落藩墮溷。其可悲者四

也。嗚呼。世並愁城。地多苦海。此花國中。悲玉容之無主。恨綺約之難完者。當不知凡幾。今所記時。須彌界中一粒芥子耳。然則作鹽游者。不當思及此。而廢然返歟。顧世有繩趨矩步之士。莫不呵嬌施爲福水。斥妍藻爲淫辭。以陶情於醇酒。婦人爲非夫。以娛志於歌樓舞席爲偷父。不知西曲繁華。無非元氣。東山妓女。亦是蒼生。彼之記敎坊而志曲院者。疇非唐代之名臣歟。僕身無鹽福。而心鬱古懷。僅品評名花於三寸之管。要亦空中色相而已。具大智慧者。何容徵實。請事觀空。則以花國劇談爲苦海之航也可。爲愁城之筏也亦無不可。

光緒四年九月十有五日時。潯北玉鈞生有羅浮之行。風雨滿山。爲阻游。展吭墨濡豪志。於香嶠旅齋。

卷一

十九集

花國劇談卷上

渤海玉蛇生撰

李玉桂蜀產也。不知何氏女。亂離轉徙。落籍漢皋。姬長身玉立。丰韻娉婷。知書識字。工於酬應。以此有聲於北里間。漢固孔道。貴介弟子。游冶少年。至狹邪者。輒譽不容口。皆願締歡於姬。而不可得。長沙李孝廉。風流謹慤士也。計偕赴禮部試。與二三知己招邀見過。小讌其閣中。席間角彩尋歡。互相笑謔。顧無足以當姬意。秋波所注。獨屢及李。或戲曰。愛李郎耶。何不明告果爾。當爲若媒。是固將買妾而難其選者。姬笑而不言。既而耳語李曰。若言信乎。李誠告之。則曰。淪落天涯。當託以終身。孰如君者。肯出一朵青蓮花於火坑中乎。願脫籍。非多金不可。橐中裝不足。當自爲謀。李猝無以應。固強之。乃訂以春闌捷後爲約。逮李行。而枇杷巷裏。深掩長門。楊柳樓頭。不逢人面。或客至。追之見愁斂雙眉。非復囁音。昔有操楚南音者。輒問李起居。或北去。乞致聲李。所明年。有從京師歸。道李落第狀。則惆悵如有所失。淚落樽前。見者悽惻。或爲致書促踐約。李心動。題詩

扇端寄之。未至而富商某必欲得姬。遽以千金篡取之去。事急。姬不知出。衣不解帶。絕粒七日。仰藥死。李聞而悲之。繪圖爲記。徵詩文焉。湘江黃翰仙爲烈妓傳以志之。夫巾幘中人。義不再適。割鼻截耳。良家猶難之。况以小女子處卑賤之間哉。使當日者李竟多財。一舸載歸。豈不甚快。不然得第而歸。以踐夙諾。亦不至如杜牧之愆期。或賈感其義。而遣之歸。如于頡之還婢。姬亦可以不死。乃皆不可得。世無嵬奴。誰奪紅綃者。嗚呼。余觀古來名妓。或遇人不淑。或入宮見嫉。得其所者蓋亦寡矣。而如綠珠墜樓。桃葉渡江。卒悼其不終。如姬者。抑又遇之可悲已。雖然彼作章臺柳枝。任人攀折。朝爲秦雲。暮爲楚雨。以爲固然無足怪。則姬之所羞也。從容七日。冀有憐而相救。卒不一遇。慘僵仰藥以死。得不謂之烈哉。吁。是可傳已。

小蓮名靜仙。姓蘇氏。吳越人。襁褓喪母。育於外家。外家固寒微。鄰媢爲搗母蠶。其姿謂此固君家搖錢樹也。何憂不富。乃教以歌曲。珠喉百啭。能創新聲。逼之迎送。然非其素願也。年十七。膚瑩於玉指削似筭。光采麗都。照映左右。卽大家

閨秀。且自以爲勇如。而姪亦不以青樓自居也。同邑延陵子。丰標俊逸。目無餘子。側帽相逢。遂訂知已。花放之晨。月圓之夕。輒呼酒對酌。啜茗清談。姪中心許之。矢以白首。當雙星渡河之期。指牽牛之將會。顧皓魄之未盈。輒悵望神仙。繫情兒女。時爲燕從中來。延陵子雖曲爲之解。益復歎歎不勝。識者以是知其非風塵中人。姪性凝重。寡言笑。警悟非常。卽與之相晤者。亦無能犯以非禮。雖中心以身許延陵子。亦不能奪其素操。相見時。惟把卷問字。倚欄玩花而已。故年已逾笄。尙是女兒清淨身也。有某刺史。素喜狎邪。衣冠華煥。善自修飾。百計悅姪。幾爲所惑。尋悟。自持益堅。中山狂士贈之詩云。凌風么鳳無凡羽。入世驪龍有異才。而姪之志可相見矣。嗣後未知所終。或謂其杜門謝客。習靜自娛。蒲團默坐。繡佛長齋蓋遁於禪云。

澹娟。廣陵勾欄中翹楚也。嫋眼流波。纖腰束素。冰肌玉骨。清絕罕倫。性落落耽翰墨。雖貴介王孫。停車見訪。苟虛有其表。輒加白眼。甚且以閉門羹待之。以故門前冷落。車馬漸稀。而姪自若也。所著有綠窓吟稿。皆清雅可誦。有惆悵詞八

絕藉以自悼中一絕云。雁陣驚寒。又暮秋。閒憑朱檻。不勝愁。參橫月落。霜華重。惆悵無聲掩畫樓。其寄情見志。有可知已。澹韻灑主人。年少而鍾於情者也。以事赴邗江耳。姬名過訪焉。姬一見如舊識。遂留小讌。酒闌燈炧。緬訴衷曲。自恨不得遇文人才士而事之。因言願供捧研役。苟得委身有所。雖衣布茹素。亦甚樂也。生自歎寒素。不能以巨金脫籍。未敢猝許也。十日勾酬。遂放歸櫂。姬芳情依戀。不忍言離。既別猶通雁札。嗣聞卒歸金陵。名孝廉某爲筵室云。

王月琴。四明人。其父固漁者也。以販冰鮮折閱。遂使女倚門獻笑。冀博纏頭。爲償債計。時月琴年僅十五。尙未破瓜。茅屋三椽。卜居城中小弄內。先延曲師教以歌曲。月琴聰穎過人。不數月已盡其技。於是徵歌侑酒者。殆無虛夕。裘馬少年。坐無月琴不樂也。月琴玉貌珠喉。風流秀曼。爲甬上首屈一指。且善伺人意。工於酬應。歌聲婉轉。響遏行雲。香名遂因之大噪。甬上勾欄。自小桂香。紅芙蓉子。綠葉成陰。後嬉春車馬。冷落門前。自有月琴爲後起之秀。而章臺爲之生色。有葉生者。慈水富家子也。以妻患癩疾。束裝至甬。欲在平康中選一麗姝。以充

鑑室見月琴艷美罕倫。極加賞識。幾於擊碎唾壺。願出千金。立爲脫籍。而搗母貪慾。殊未饗也。蛟門陳生。本素封家。坐擁巨資。揮霍不吝。其來甬上。亦欲選色於歌舞場中。乍覩月琴。不禁傾倒。曰。此一朵能行白牡丹也。願出一千五百金。遂賦定情者三夕。而另酬搗母白金三百。爲折奩資。不料有楊生者。花叢之蠹也。與陳葉二生皆相識。時追隨其間。因進說曰。癡公子以三百金梳揜。千五百金納聘。無乃太奢。獨未聞葉君祇許千金耶。君如信我。請嗣後絕跡不往。我當爲君斡旋。只索千金。范大夫自能以一舸載西施矣。陳生信之作書往絕。裏足不至。招之不去。搗母不知所出。因復招葉。楊又唆於葉曰。已被陳生先探驪珠矣。君何取焉。葉訪之果然。遂絕。楊謂搗母曰。陳君不來矣。能賄我一宵之樂。當代招致。然身價止千金耳。搗母轉告月琴。月琴嘿不一語。夜半臥榻。輾轉有聲。呼之不應。排闥入視。則已仰阿芙蓉膏。勢已垂危。灌救無及。不須臾而名花謝矣。急覓陳陳已聞風遁歸。楊亦不知所往。嗚呼。若楊者。真人頭而畜鳴者也。自此燕去巢空。無復有問津者矣。